清史稿/卷410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四百九 ◄

清史稿
卷四百十 列傳一百九十七

► 卷四百十一

彭玉麟 楊岳斌 王明山 孫昌凱楊明海謝濬畬

彭玉麟

彭玉麟，字雪琴，湖南衡陽人。父鳴九，官安徽合肥梁園巡檢。玉麟年十六，父卒，族人奪其田產，避居郡城，為協標書識以養母。知府高人鑑見其文，奇之，招入署讀書，為附生。新寧匪亂，從協標剿捕。敘功，大吏誤以為武生，拔補臨武營外委，不就。至耒陽，佐當商理事。粵匪至，罄所有資助縣令募勇籌防。賊知有備，不來攻，城獲全。玉麟不原敘功，但乞償所假錢，以是知名。

咸豐三年，曾國藩治水師，成十營，闢領一營。其九營多武員，白事悉倚玉麟，隱主全軍，草創規制多所贊畫。四年，初出師規岳州，不利，退長沙。玉麟偕楊岳斌援湘潭，會塔齊布陸師夾攻，賊舟連檣十里，分三隊合擊，同時縱火焚其輜重皆盡。賊棄城走，复湘潭，敘功以知縣選用。六月，再進岳州，賊據南津以拒。玉麟伏君山，岳斌伏雷公湖，遣小舟挑戰，賊舟爭出，兩翼鈔之，毀百餘艘，賊來，迭敗之。進攻擂鼓台，賊舟多於官軍十倍。玉麟偕岳斌各乘舢板冒砲煙衝入，燒其坐船，賊還救，陣亂，大破之，玉麟傷指，血染襟袖，軍中推二人勇略為冠。既而總兵陳輝龍至，率新軍出戰，軍容甚盛，玉麟偕諸營從觀戰，拕罟膠淺，為賊所乘，急往救，水急風利，陷賊屯中，遂大敗。輝龍等戰歿，玉麟單舸退，自是水師專任彭、楊。

時陸軍累捷，賊退走，水師並進。八月，屯沌口，規武昌。玉麟與諸軍議，請渡江先破城外賊屯。賊自塘角至青山，緣岸列砲，丸發如雨。將士皆露立舢板，棹船徐進，無一俯側避砲者。賊望見奪氣，沿江賊屯盡潰，悉燒屯壘及其舟。武昌、漢陽同日皆复，論功擢同知。群賊麕聚田家鎮，夾江為五屯，依半壁山，連舟斷江，纜以鐵索，布竹木為大筏，施大砲。筏外護以舟，後列輜重，望之如大城。武昌既克，水師欲下攻，而為蘄州江岸賊所撓。玉麟掠江直下，十月，進逼田家鎮。與楊岳斌議分四隊，約陸師同時合擊。頭隊皆小船，具爐　備椎斧，融炭以待。順流急趨，至筏下，斷鎖纜得隙，擠而過，後者從之。大呼曰：「鐵鎖開矣！」賊驚噪，爭走相踐墮水。玉麟率二隊順流而下，岳斌率三隊乘風而上，風起火烈，燒毀賊舟四千餘艘，奪獲五百餘艘。玉麟慮軍士互爭，盡焚之。捷入，以知府記名。詔採其戰法頒下江南北諸水軍。遂會諸軍進攻九江，連破賊於小池口、湖口。賊於九江夜襲水師大營，帥舟被燔，曾國藩移駐陸軍。玉麟部將蕭捷三追賊入鄱陽湖，賊斷湖口。玉麟往救不利，乃還新堤籌濟師。

五年，武、漢复陷，玉麟更募士造船，立新軍，合三千人，與楊岳斌分統之。胡林翼約同攻漢口，玉麟自金口進，敗賊鮎魚套；北岸陸軍為賊所挫，玉麟率眾登岸截擊，破之，攻塘角，焚賊船二百餘：授浙江金華知府。七月，自沌口進拔蔡店，及南北兩岸石城。五顯廟者，賊堅巢也。阻湖而屯，玉麟攻之不下，曰：「已入虎穴，非血戰不能成功。」張兩翼急槳而進，衝賊船尾，摧其卡，奪其船。复督隊徑越賊船，循兩岸包鈔。出襄河口，斷鐵鎖浮橋，毀北岸火藥庫，仍入襄河。乘夜撲漢陽，擒賊酋蕭朝富、吳會元。麾軍攻拔五顯廟，毀晴川閣木城，又破之葉家洲，燒賊船二百餘。初由沙口移軍沌口，過經賊壘，砲如雨下，所乘船桅折覆水。玉麟援橫枚漂江中流，楊岳斌舟掠過，掉舢板拯之還。胡林翼疏陳稱其忠勇冠軍，膽識沈毅，詔以道員記名。

時曾國藩在江西，水軍頻挫，迭召往助。玉麟乞假回長沙，急赴之。袁、瑞兩郡並陷賊，水陸道絕，易衣裝為賈客，徒步數百里達南昌。重整內湖水師為十營，船六百艘。六年，擢廣東惠潮嘉道。敗賊樟樹鎮，又連破之於臨江吳城、塗家埠，克南康。七年，國藩還籍治父喪，玉麟與楊岳斌同領其軍。其秋，武、漢再克，水陸並下，圍九江。玉麟約岳斌夾攻湖口，賊扼石鐘山、梅家洲，力遏內湖軍不得出。玉麟分軍為三以進，賊穴山腹置巨砲，直船衝，舢板先出，前鋒中砲，後船繼進，傷十餘艘。玉麟憤曰：「此險不破，萬不令將士獨死，亦不使怯者獨生！」鼓棹急赴，賊砲忽裂，船銜尾下，與外江水師合，歡聲雷動。陸軍由城背山下應之，賊大奔，乘勝奪小孤山，加按察使銜。八年，連破樅陽、大通、銅陵、峽口賊屯，合圍九江，克之，晉布政使銜。楊岳斌進軍黃石磯，自九江至武昌，置十二屯。

十年，玉麟移營與合屯。賊复上犯彭澤、湖口，分兵赴援，克都昌。十一年，授廣東按察使。賊犯蘄、黃、德安，玉麟會陸軍克孝感、天門、應城、黃州、德安，擢安徽巡撫。命幫辦袁甲三軍務，潁、壽各軍悉歸調遣，累疏固辭，謂：「久居戰艦，草衣短笠，日與水勇、舵工馳逐於巨風惡浪之中。一旦身膺疆寄，進退百僚，問錢穀不知，問刑名不知，勉強負荷，貽誤國家。」又謂：「從軍八年，專帶水師，棄舟而陸，無一旅一將供其指揮，倉猝召募，必致僨事。」詔嘉其不欺，以李續宜代之，改職水師提督　　。

同治元年，授兵部右侍郎，節制鎮將。軍中重文輕武，玉麟與楊岳斌威望久埒，一旦名位超越，　　而相處終始無間，論者謂其苦心協和不可及。別立太湖水師十營，並歸統轄。曾國荃由安慶進規江寧，水師助之。克銅城閘，复巢縣、含山、和州，襲破雍家鎮、裕溪口，奪東西梁山，進攻採石，又克金柱關。諸將衝鋒，玉麟每乘小船督戰，以紅旗為識，或前或後，將士皆惴惴盡力。間入陸軍察戰狀，往來飄忽無定踪，所經行軍民莫敢為奸究。

二年，與楊岳斌合兵攻九洑洲。賊於洲築壘數十，外作大城，眾舟環之，與江寧相犄角；而攔江磯、草鞋峽、七里洲、燕子磯、中關、下關皆賊屯。玉麟列舟上流，南隊向下關，北隊向草鞋峽，岳斌攻燕子磯，破之。陸軍亦分三隊，掘洲埂攻中關，舢板環洲而陣。賊以槍砲相持，不能進。玉麟督諸軍更番夜攻，下令曰：「洲不破，不收隊。」選死士從火叢登岸，噪曰：「洲破矣！」諸軍歡呼，騰踔而上，立破洲邊屯舟，賊爭潰走。自田家鎮以來，是戰為最烈。於是賊黨由江西犯池州，謀撓官軍。玉麟還救青陽，解其圍，復高淳，克東壩，並論九洑洲功，賜黃馬褂。會楊岳斌赴江西督師，自是玉麟專統水師。三年，江寧复，論功，以創立水師為首，加太子少保，予一等輕車都尉世職。四年，命署漕運總督，再疏辭，允之，命籌商水師善後事宜。

七年，會同曾國藩奏定長江水師營製，自荊州至崇明五千餘裡，設提督一員、總兵五員，以六標分汛；營、哨官七百九十八員，兵丁一萬二千人，歲餉六十餘萬兩，以長江釐稅供支，不煩戶部。初，軍事未定，軍餉奇絀，而淮鹽積滯。玉麟議定捆鹽自賣，供水師月餉。及江路大通，曾國藩設三省督銷局，招商領票，水師鹽票大小數百，至是軍餉有額支的款。餘銀及票本巨萬，玉麟一不私取，以五之一取息，助水師公費，且備外患倉猝之需。餘分解雲、貴助餉二十萬，甘肅助餉二十萬，以十萬廣本縣學額，而以鹽票犒諸將有大功者。

事既竣，疏請回籍補行終制，略曰：「臣墨絰從戎，創立水師，治軍十餘年，未嘗營一瓦之覆，一畝之殖；受傷積勞，未嘗請一日之假；終年風濤矢石之中，未嘗移居岸上求一日之安。誠以親服未終，而出從戎旅，既難免不孝之罪，豈敢復為身家之圖乎？臣嘗聞士大夫出處進退，關係風俗之盛衰。臣之從戎，志在滅賊，賊已滅而不歸，近於貪位；長江既設提鎮，臣猶在軍，近於戀權；改易初心，貪戀權位，則前此辭官，疑是作偽；三年之制，賢愚所同，軍事已終，仍不補行終制，久留於外，涉於忘親。四者有一，皆足以傷風敗俗。夫天下之亂，不徒在盜賊之未平，而在士大夫之進無禮，退無義。伏惟皇上中興大業，正宜扶樹名教，整肅紀綱，以振起人心。況人之才力聰明，用久則竭，若不善藏其短，必致轉失所長。古來臣子，往往初年頗有建樹，而晚節末路隕越錯謬，固由才庸，亦其精氣竭也。臣每讀史至此，竊歎其人不能善藏其短，又惜當日朝廷不知善全其長。知進而不知退，聖人於易深戒之，固有由矣。臣本無經濟之學，而性情褊躁，思慮憂傷。月積年累，怔忡眴暈，精力日衰，心氣日耗。若再不調理，必致貽誤國事。懇請天恩開臣兵部侍郎本缺，回籍補行終制。報國之日正長，斷不敢永圖安逸也。」優詔從之。

八年春，還衡陽，作草樓三重，布衣青鞋，時往母墓，廬居三年不出。自設長江水師，東南無事，將士漸耽安逸，事多廢弛。十一年，詔起玉麟簡閱，疏陳整頓事宜，諷提督黃翼升自退，薦李成謀、彭楚漢二人，即以成謀代之，劾罷營哨官百數十人。入覲，命署兵部侍郎，复陳請開缺，仍命巡閱長江，專摺奏事。別飭兩江、湖廣為籌經費，玉效力辭不受。自築別業於杭州西湖，曰退省庵。每巡閱下游，事畢，居之。自是水師皆整肅，沿江盜踪斂戢，安堵者數十年。朝廷有大政，及疆吏重案，輒諮詢，命按治。

光緒七年，命署兩江總督，再疏力辭，乃以左宗棠代之。留督江、海防如故。言者議長江提督宜駐吳淞口外，玉麟疏言：「江南提督責在海防，請多畀兵輪，使立一軍於海上。長江提督責在江防，請仍由臣督同巡閱，改駐吳淞，會操兵輪，以通江、海。」九年，擢兵部尚書，以衰病辭。

會法、越構兵，命赴廣東會籌防務。玉麟募四千人從行，駐大黃　。遣部將王之春、黃得勝等防瓊州、欽州、靈山，婁雲慶、王永章等駐沙角、大角，與粵軍聯合。增兵設壘，編沙戶漁舟，分守內沙港汊。法兵竟不至。十一年春，粵軍大捷於鎮南關，進攻諒山。和議旋成，停戰撤兵。玉麟疏請嚴備戰守，以毖後患，陳海防善後六事。是秋，以病乞休，溫詔慰留。十四年，扶病巡閱。至安慶，巡撫陳彝見其病篤，以聞，詔允開缺回籍，仍留巡閱差使。十六年，卒，年七十五，贈太子太保，依尚書例賜卹，建專祠立功地，

謚剛直。

玉麟剛介絕俗，素厭文法，治事輒得法外意。不通權貴，而坦易直亮，無傾軋倨傲之心。歷奉命按重臣疆吏被劾者，於左宗棠、劉坤一、塗宗瀛、張樹聲等，皆主持公道，務存大體，亦不為谿刻。每出巡，偵官吏不法輒劾懲，甚者以軍法斬之然後聞，故所至官吏皆危栗。民有枉，往往盼彭公來。朝廷傾心聽之，不居位而京察屢加褒獎，倚畀蓋過於疆吏。生平奏牘皆手裁，每出，為世傳誦。好畫梅，詩書皆超俗，文采風流亦不沫雲。

楊岳斌

楊岳斌，原名載福，字厚庵，湖南善化人，原籍乾州。祖勝德，乾隆末，從剿苗，戰歿永綏。父秀貴，以廕官至直隸獨石口副將。岳斌幼嫻騎射，補湘陰外委，從剿新寧匪。

咸豐二年，守湘陰有功，擢宜章營千總。三年，曾國藩創立水師，拔為營官。戰岳州，水陸皆潰，獨岳斌一營力拒不敗。四年，戰湘潭，焚賊舟數百，復其城，擢守備，賜花翎。國藩重整水師，進規岳州。岳斌與彭玉麟為前鋒，伏船雷公湖，誘賊舟至，夾擊，連戰皆捷；賊再至，沿東岸斜擊之，手挺矛刺殺賊酋在汪得勝，奪其舟，賊無還者：擢都司，賜號彪勇巴圖魯。進戰擂鼓台，乘舢板衝賊屯縱火，賊陣亂，大破之，克岳州，擢游擊。總兵陳輝龍率後隊至，狃前勝，欲乘風攻城陵磯。岳斌曰：「順風難收隊，不可行也。」不從，遇賊伏，竟敗。輝龍及知府褚汝航、同知夏鑾、游擊沙鎮邦皆戰死，岳斌軍獨完。既而賊為陸師所敗，將遁，要擊之，平兩岸砲台，搜螺山、倒口賊舟。尋夜襲嘉魚黃蓋湖，岳斌先入，被火傷，舟覆落水，躍上別船，大呼陷陣，焚賊舟數十。遂會湖北軍進屯金口，破漢陽關賊營，攻塘角，至青山，焚其壘，賊遁，焚其輜重。武昌、漢陽皆复，擢參將，授湖南常德營副將。諸軍進規田家鎮，岳斌由中路先發，克黃州及武昌縣，破援賊於蘄州，逼田家鎮，偕彭玉麟分隊毀橫江鐵鎖，焚賊船四千餘皆盡，漂屍數万，遂拔田家鎮，蘄州賊亦遁去。岳斌晝夜進戰，積勞嘔血，詔嘉其勞勩最著，加總兵銜。

五年，水陸會攻九江，岳斌以疾留武穴，尋假歸。水師恃勝銳進，前隊舢板入鄱陽湖，賊樹柵湖口扼之，不得出，而留九江者，亦屢為賊所襲。岳斌聞敗，馳救不及。賊复上犯，武、漢再陷。曾國藩分水師回援，令岳斌回岳州，增募為十營，會屯金口，屢敗賊。秋，退屯新堤，修船，汰疲卒十之三，簡練以圖大舉。自武、漢為賊踞，長江商旅皆絕。及水師駐新堤，流亡歸之，市廛始興，漸為重鎮。授鄖陽鎮總兵，兼署湖北提督。六年，

進屯沙口，距武昌三十里。岳斌念賊舟往來長江，停則依壘，行皆乘風，恆避戰，難得大創，乃謀襲燒之。募壯士駕千石大船，實硝黃蘆荻，施火線。約曰：「近賊而發，急登舢板退。」應募者三百人，懸重賞。夜逼賊舟，於南岸嘴縱火，於是賊舟能　　戰者多燼。前軍直至黃州，旬日間轉戰數百里，擊毀賊舟六百餘，奪其資糧火藥，哨船掠巴河、蘄州、耀兵九江城下而還。武、漢水路援絕，乃益困。十一月，與李續賓陸師合攻。值大風揚沙，波濤洶湧，水師上下環擊，賊大潰敗走。二城同日克復，捷聞，加提督銜。

進規九江，曾國藩以憂歸，薦岳斌接統其軍，彭玉麟副之。分兵扼蘄州，破援賊。秋，會陸軍克小池口，密與彭玉麟約期會攻湖口，克之。於是內湖外江水師始復合。乘勝奪小孤山，克彭澤，留軍屯之。自率前鋒至望江，賊望風遁，遂復東流。過安慶，攻樅陽、大通賊壘，克之。复銅陵，至蕪湖魯港，與江南師船會。詔嘉其轉戰千里，謀略過人，尋授福建陸路提督，許專摺奏事。八年四月，與李續賓會攻九江。岳斌當北門，臨江地雷發，奮呼齊登，擒賊首林啟榮，逸出之賊，盡為水師所殲，賜黃馬褂。

詔促東下，疏言楚境肅清後始能會師，遂移屯黃石磯。連攻安慶、樅陽、大通，奪其壘，分兵復建德，調福建水師提督。九月，會都興阿克集賢關，賊自池州來援，迎擊於樅陽，破之。時李續賓三河師潰，賊复謀上犯湖北。岳斌遣兵分扼龍坪、鄔穴、田家鎮。九年，督剿南北兩岸援賊，時出隊薄安慶城，以牽賊勢。十二月，賊酋韋志俊以池州降，令攻蕪湖。其部下有叛者，還陷池州。岳斌察志俊無異志，分別遣留，得精銳二千五百人，令率以助戰。陳玉成、李侍賢率眾分竄楚、皖，水師移屯觀音洲以備之。十年四月，大破賊於螬磯，令韋志俊拔殷家匯，進攻池州，毀城外石壘，潛襲樅陽，拔其城。秋，遣將攻池州，奪青溪關。李秀成循江岸上竄，連敗之三山、光穴、子橋、白茅嘴、運漕鎮。分兵入內湖，攻神廟山、鎮山，斷松林口浮橋。冬，由魯港潛行百里，解南陵圍，拔出總兵陳大富一軍，及難民十餘萬，被珍賚。十一年，合攻安慶，偕陸軍破赤岡嶺援賊。戰無為州神塘河，平其壘，焚賊船，劃菱湖兩岸賊屯。集攻安慶東門，乘勝拔城北諸壘，城賊窮蹙。八月，克安慶，遣總兵王明山、黃翼升克池州、桐城，予雲騎尉世職。岳斌屢乞假省親，至是始歸。

同治元年，以母病請展假，不允。五月，至軍，移屯烏江。進攻金柱關，戰龍山橋，殲賊萬餘。　，賊尋復來犯陣，斬賊酋陳緒賓，破護駕墩、石垅賊壘。自是江寧大營後路始固。二年春，從曾國藩赴前敵大勝關、雨花台察視，與曾國荃定合圍之策。三月，克黃池，悉收內河三里埂、伏龍橋、花津、護駕墩諸隘，以通寧國、蕪湖之路。五月，克巢縣、含山、和州及江浦、浦口，破下關、草鞋峽、燕子磯，趨九洑洲，力戰拔之。自是

長江無賊舟。十月，克高淳、寧國、建平、溧水，奪東壩要隘，江寧遂合圍。岳斌因親病請歸養，詔賜其父母人葭四兩，慰留之。

三年，命督辦江西、皖南軍務，援軍悉歸節制。尋授陝甘總督，命俟江、皖賊氛淨儘後赴任。江寧平，加太子少保，予一等輕車都尉世職。六月，岳斌抵南昌，遣諸將克崇仁、東鄉、金谿、宜黃、南豐，解寧都圍。秋，赴贛州，克瀘溪、新城、雩都，先後收降賊十餘萬，防境肅清。复疏陳傷病親老，請開缺，不允，乃回籍募兵。四年，率彭楚漢等新軍十營從行，抵西安。會僧格林沁戰歿曹州，詔岳斌移兵入衛京畿。自請開缺，專任剿匪，不許，仍命速赴甘肅，六月，履任。

時甘回方熾，通省糜爛。雷正綰、曹克忠新敗於金積堡，都興阿、穆圖善攻寧夏未下，且奉命將出關；本省兵皆疲弱，疏調各省援兵，無一至者，僅自率新募之數千人；又因兵荒耕作久廢，饋運道塞，庫空如洗。岳斌迭疏乞協餉，僅川、陝鄰省稍稍接濟，無以遍給。議進軍先搗靈州，繼規河、狄。未幾，陶茂林、雷正綰兩軍相繼潰變。五年春，岳斌親赴涇州、慶陽視師。蘭州標兵譟變，圍署戕官，逼迫布政使林之望上疏，言糧餉獨厚楚軍，眾心不服。岳斌聞警，先令曹克忠移師鎮撫，尋自回省城，按誅首犯百餘人，餘不問。以在途拆閱林之望奏摺，自請議處，革職留任，降三品頂戴。迭疏請罷，詔以左宗棠代之，未至，六年春，复陳病劇，乃命穆圖善暫署總督，許岳斌回籍。

光緒元年，命偕彭玉麟巡閱長江，整頓水師，屢以親病請罷，五年，始允之。九年，法越戰事起，詔岳斌會辦福建軍務，未至，復命赴江南幫辦軍務。十一年，率十二營赴援台灣，和議成，仍乞養歸。

十六年，卒於家，贈太子太保，照總督例賜卹，建專祠，謚勇愨。岳斌與玉麟始終長江軍事，所部以功敘擢至提、鎮者不可勝數，實膺專閫者亦數十人。

王明山

王明山，湘潭人。初隸岳斌營，積功至守備。彭玉麟調領一營。戰鸚鵡洲，登陸破賊，攻金口先登，累擢游擊。咸豐六年，補乾州協都司。攻漢陽，焚東南門賊船，連破賊於黃州樊口、富池口。戰武穴，伏蘆洲，伺賊登岸，突擊殲之。回擊武昌援賊，累捷，擢參將。戰蘄州，焚賊舟七十餘。登岸誘敵，賊聚攻，別隊乘虛襲城，克之，擢副將，賜號拔勇巴圖魯。進克黃州，會攻九江。八年，授浙江金華協副將。克東流，薄安慶，毀

城外賊壘，以總兵記名。九年，乞假回籍。會石達開犯湖南，率隊自衡州趨祁陽要擊之，破賊於毛家埠。十年，授安徽壽春鎮總兵，破賊蕪湖螬磯、義橋。十一年，破賊練潭鎮，斬其渠龔天福。復會陸師克赤岡嶺，遂下安慶。楊岳斌假歸，令明山代統其軍。連复池州、銅陵、破泥汊口、神塘河諸壘。克無為州，別遣將遏巢湖口，克運漕鎮，進拔東關。同治元年，擢福建陸路提督。克銅城徬，復和州、含山、巢縣，殲逸賊於木橋、沙洲，又破之江心洲、西梁山。尋以傷病乞假歸。明山在軍十餘年，屢當大敵。江南平，遂不出。光緒中，圖功臣像於紫光閣，明山與焉。十六年，卒於家，賜血卩。

孫昌凱

孫昌凱，清泉人。入水師，積功擢千總。昌凱舊業鐵工，田家鎮之戰，領小舟為頭隊。冒槍砲鼓　備斷鐵　　鎖，纜開，大呼猛進，筏上賊潰走。後隊縱火，賊舟盡焚。功最，擢守備。咸豐五年，破賊漢口，擢都司。六年，從攻武昌，焚賊舟，授廣東陸路提標游擊。七年，從平蘄、黃賊巢，克小池口、湖口，擢參將。克九江，加副將銜，補兩廣督標參將。九年，回援湖南，防祁陽、衡州，擢惠州協副將。以母病乞養開缺。光緒中，彭玉麟疏薦昌凱誠實篤毅，驍果善戰，授浙江海門鎮總兵。丁母憂，改署任，留襄海防。事定，請終制。後仍補原官，調署處州鎮。二十一年，卒，賜卹，附祀彭玉麟祠。

楊明海

楊明海，長沙人。入水師，洊擢守備。咸豐十年，戰樅陽、殷家匯、池州、螬磯，迭破賊，擢都司。十一年，克南陵，擢游擊。克安慶，擢副將。同治元年，從攻東梁山、金柱關，裹創血戰，功最，以總兵記名，賜號忱勇巴圖魯。二年，大捷於九洑洲，以提督記名。戰江寧小沙口，先登陷陣，砲子穿右股，率哨船渡江，從陸軍進剿蘇州，授山東兗州鎮總兵。蘇州复，遂留防。三年，楊岳斌赴甘肅，調明海偕彭楚漢率所募兵從行，破回匪於金縣夏官營，晉號格洪額巴圖魯。軍食久乏，明海奉檄治糧運。八年，赴兗州鎮本任。光緒元年，母憂去官。七年，授狼山鎮總兵。十一年，卒，賜卹。

謝濬畬

謝濬畬，原名得勝，長沙人。充水師哨長，進攻武昌，濬畬自請為前鋒。突鹽關賊壘，薄鸚鸝洲，與陸師夾擊，克武、漢，戰蘄州田家鎮，累功擢守備。克九江，擢都司。破賊赤岡嶺，擢游擊。同治元年，從彭玉麟克太平及金柱關、東梁山、秣陵關、九洑洲諸

要隘，擢副將。江寧平，以總兵記名，授提標中軍副將。光緒十八年，擢瓜洲鎮總兵，兼署水師提督，調署漢陽鎮。二十七年，卒於官，賜卹，附祀彭玉麟祠。

【論】

論曰：彭玉麟、楊岳斌佐曾國藩創立水師，為滅賊根本。兩人勳績，頡頏相並。岳斌後為朝旨強促西征，用違其才，僨事損望。玉麟終身不任官職，巡閱長江，為國家紓東顧之憂。其疏論古人晚節之失，由於不能自藏其短，且惜朝廷不善全其長，洵至言也。後盛昱劾其辭尚書之命，乃謂抗詔鳴高，殆淺之乎測玉麟矣。

此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